

臨村破滅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緩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于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利，兵非不得已，天下寧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為矣。而又不見其出手為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

有待不可速做，藉口荅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速過孫吳千百，世主無不樂之，樂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樂其遠在，孫吳之上，富國強兵，見目前也。詐魯齋謂學以養生為本，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謬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

爲學耶。賜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爲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行冠禮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韓。莫利于聖人。莫鈍于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於其速。不於其遲。伯道也。爲其遲。亦爲其速。王道也。天德也。公區區說不免毫釐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爲辭也。

復總督凌洋山

瓊寇

羅旁爲門庭之寇二百年矣。開府至公。乃能使之入我版圖。一鼓而擒。永絕其害。詩云。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蓋必如此。而後可云猷之壯也。日者灣中竊有大億於公。自今言之。可謂能中。愚者一得。所恨學疎才窘。有司賀文。惟公運用之妙。揄揚萬分。無得其一。爲歎。爲歎。誤蒙垂惠。稽首升受。慚感并之。差官回謹致謝私。附轉上。瓊人不幸。三次大舉不遇。如公其人。尺寸無得。正尊疏中。捐其險。以與賊之。謂賊今日亦殺

之矣。報盡未盡之賊，兵退而歸，大征何用。夫黎岐中處而州縣環之，天下事有易于瓊州事者乎。部議及丘文莊要將五指山開十字路，廊廟之上，亦有心公之心者矣。今日得如先年涂兵備名隸者，其人不請一兵，指日指月，版圖黎岐，初非難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蠶食之也，可縣可所，卽縣之所之。如今日羅旁事也，天下事不可無故發，難端亦不可當，幾自失其會。瑞桑梓切情，并附告。

啓劉帶川兩廣軍門

固本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中千百之一言相反，而實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冒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浙後閩，倭熾熾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但君子論事，在探其本。君子行事，在養其原。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襲衣。今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

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死亡。烏頭附子。全治標矣。氣甦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酷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貪吏法。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曰急以治標。明年亦曰急以治標。日發散其於真元之氣。何如哉。范雲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治之。翌日果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爲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爲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啓殿石汀兩廣軍門

瓊寇

瓊二十年來至今。接有海寇之患。百姓苦之。心訟口詈。已謂官司不能抵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

臨高定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于中。來來往往殺掠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爲其慘其害從前以來無有也。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宴遊擊來援亦既月餘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繼後至者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爲匹夫匹婦復讐今日之讐屢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讐之任事本因仍兒戲深入安劫風聲氣習召之而來也。瓊民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魚肉於賊似此景象言非過憶。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

焉。權足爲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爲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

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

不。太。息。于。今。事。也。

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史方

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防失事咫尺間

耳。已受欺諛法復寬縱。賊知虛實官兵效尤。况明公

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賊驕兵萬方一轍。一

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

不可一槩諉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爲守人

自爲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省。艱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爲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鹽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爲之。普天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畱念地方。不勝幸甚。

序

贈總督府洋山凌公平羅旁序

平羅旁

國家統一六合。雖自外聲教者。無不欲其入我覆育。生全之中。粵東西設重臣便宜。以控諸寇。列聖相仍。用此道也。卽如羅旁一隅之患耳。跳梁門庭。昔者亦不一觔之復。有今議。開府計二百年。地方廩廩。不殊初日。毋乃覆育之道。講之有未至。重臣奉行故事。多闕略歟。夫兵武國大事。有七德焉。急在戢兵安民。保大定功。不計區區獻捷事也。太倉凌洋山公。得命開府。代石汀公之後。奮然曰。羅旁之請。今日亦後時矣。門庭示弱。而我又從而緩之也。可乎。遂申前議。日咨訪。夕籌畫。諸凡調集兵餉。練選才武。相機肅令。暨分

哨道定所往，雖行軍故事則然，昔之人有行之，而公益加詳慎矣。詩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其有之。曩公兵備密雲，予於灣辱傾蓋，一時倚馬談九邊事。而公疊疊懸河，曲折顯微，罔不條貫。天下事北難南易，公不難其事於邊，雲朔雪之際矣。今日之役，十萬眾若運之掌，斧鉞所加，勢如破竹。夫豈偶然之故哉？公初意別有所為，而不在是也。奏捷之令將行，而縣所之請遽上，公之為心為計，具於是矣。方且自計便宜，有命徹土度方，阨險隘，安置降人，歷歷善後，皆有成

此定論也

畫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王陽明既克八寨，欲改賓之南丹衛鎮其中，事竣而請，當事者認為緩情，因成寢閣。今日有此舉，有此後悔耶？陽明平八寨，而八寨存，公平羅旁，而縣所設，陽明之於公，何如哉？何如哉？夫

粵東西事，有缺一指，畫棄前功者，上首功則已之謂也。有因一指，畫收千萬世績者，得其地，疆理其地之謂也。故予於是役，不以震驚徐方，周程伯為公許，特以徹我疆土，召虎為公德，使若當公之任者，惟公之為。至今日寧復有徭僮之梗，寧復有年復年兵行之

毒已乎。公之功著在一時，公之功垂及後日，惟公不以久近便不便二其心。是以能爲國家計長遠，圖其大。周書曰：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公之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貞

楊澄清通侯參閱

陳文端公奏疏

疏

陳以勤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謹始十事

此疏皆儒者之格言論不可易也

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

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



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陛下紹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祖宗列聖九廟之所寄託後而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于斯時繫焉。倘舉措云爲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証今條爲十事以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陛下留意幸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爲于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于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

可勝言哉。臣竊以爲陛下今日之心，涵養于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爲帝爲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于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爲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于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遊逸不足以間之，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爲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于始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于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爲樂，而惟以保位爲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

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國家之祚垂于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于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民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爲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爲而莫之懼及大命旣去悔何及矣

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有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喻其捷可不畏哉伏願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爲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拂乎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于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于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誠所當

謹于始也。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于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倦。倦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于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覆棄典章。卒之國無藉焉。何以爲治。洪惟我太祖肇造鴻基。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爲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陛下思貽謀之深。降繼述之牽。以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爲治。人民者。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爲養。官爵者。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于聽治之暇。尤望恭取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爲今日守成之規。所謂率繇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于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爲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于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于四方。君門隔絕于萬里，寃痛結于民，而上不恤，窮愁徧于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陛下重念民爲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斂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此愛民之心，所當謹于始也。

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周王卑服，民到于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絺，足履革舄，宋仁宗見

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成祖所服衣袖，至于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富，而顧靳于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于百姓之膏脂，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益感戚然苦窮也。伏願陛下以此軫念，先帝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于始也。

權柄者，神明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于近嬖，孝成委于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己而從衆。

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于淵衷。咨詢不及于近昵。庶幾威固于內。權重于外。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于始也。

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之朝。俊又在官。而所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奸良。若知良而不能。用。知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爲鑒。于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



子多爲國荐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途開。羣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于始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于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于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

後世君之于臣。大相隔遠。于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遂使經邦之道闕疇。咨于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于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祖宗之朝。每每召見羣臣。講論治道。至于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其意遠矣。伏願陛下篤一體之誼。于退朝之暇。卽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于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脉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

下之規所當謹于始也。

人君以聽言爲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之寄耳目于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今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事，伏願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

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仇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忠于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忠臣杜口，漸漬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聽言之公所當謹于始也。

右臣所言以陛下英明天縱，加之銳意更新，知皆優爲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于傾竭，不自知其言之謬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也，而

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于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于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致主上于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倘陛下不以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之，則于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惓不勝感切惶懼之至。

披哀獻議少裨聖政疏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朝廷清肅，凡百執事，咸願竭智盡能，鯁鯁焉懼蹈于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榮厚，責任異于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神智，其為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遭逢皇上恭已圖治，虚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于內閣，臣得從諸臣後，竊見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求而措于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

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卽欲緘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報之義豈無愧乎謹晝營夜度條爲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于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敕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 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勵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

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在苒歲時適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朞卽驟陞者然且謂爲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 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

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于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卽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卽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夤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斥焉者。夫此

人也。旣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于前。而復難其任。使于後。此其故何耶。蓋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

非為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其地不能欲重之，而其人未嘗不若與各衙資品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眾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

者，乃留為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臚之任，昇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于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

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 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做而行之。而施于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媮爲一切。因循覲遷。孰肯盡心于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于此。比見吏部于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畧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于一隅。而不徧于天下。在州縣則惟行于舉貢。而不及于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于州縣。不久于府。久于貢舉。不久于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

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

使安于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

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于功名之會。則鬱鬱

不平之意生于中。其職且將懈弛而墮于事。如是而

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

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于循資推調之中。

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

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

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

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

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

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

又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

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

以六年爲則。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

陞郎中僉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卽

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救命。其佐貳官。

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



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于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旣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職吏 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奸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

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祖宗朝綜覈吏治。于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墮失。寔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瑋謂受賕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賕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于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為所欺蒙。不即隨發。即

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

任。如此而已。其有賕私狼籍。眾所共憤者。乃請旨提

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刑法以容奸。臣誠不

宋侍士大。大極有禮然。藝祖之制。凡賕吏必誅。無赦。國初。常于法外。施刑。誠痛恨之也。

知其可也。且賕吏之願。非在于為名也。其始也。以井市狙獍之行。目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賍。吏。而。止。于。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歿。之。徒。漏。網。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夤。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耳。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參。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

亦須撫按得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已。賍私。不徒論罷。必如數。進。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即櫻木宗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股。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筭。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傳。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今。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斂。其。手。足。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痍。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異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前。而樂于盡職。追贖。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為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為

官。又嘗下詔求跡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荐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為王國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膽

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畧。鈐束者。有

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于高張。諸公開作相。推為厚重。其議論英

交乃爾。可見先朝之盛

于猷猷屠酤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爲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卽不幸一旦有事輒圓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奸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

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常怏怏如鷹隼驟駛不能志飛揚奔鶩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于此而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切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

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于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勅敵之士。輻輳而出于此途。將來必有能為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

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 嘗考民兵卽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迺曰無兵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鷲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